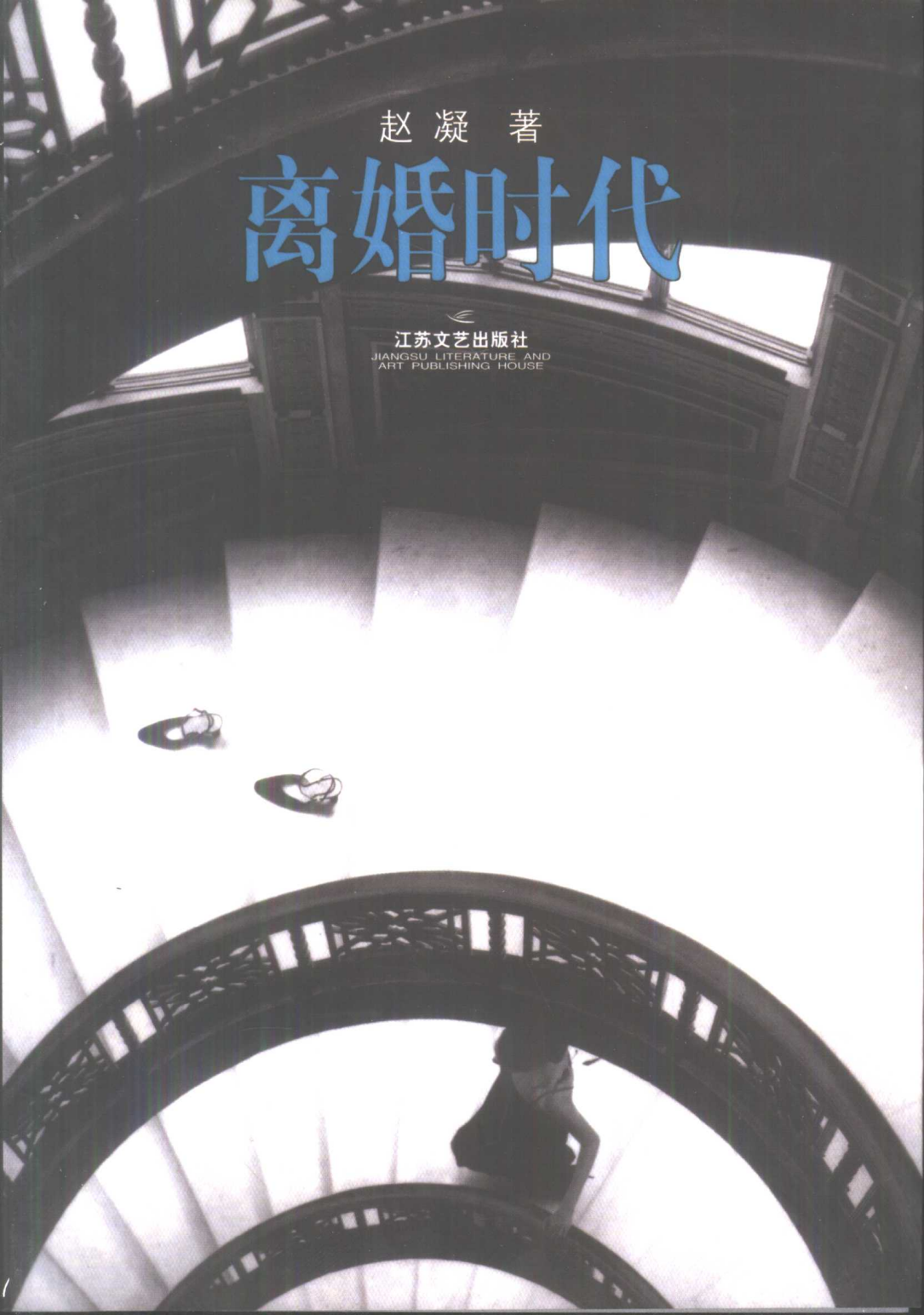


赵凝 著

离婚时代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赵凝
著

离婚时代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离婚时代/赵凝著. -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1.9

ISBN 7-5399-1666-4

I. 离…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54378号

书 名 离婚时代
作 者 赵 凝
责任编辑 汪修荣 孙金荣
责任校对 张 明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5 万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666-4/I·1567
定 价 12.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赵凝，著名青年女作家，大学读电子计算机，后放弃所学专业从事文学写作，著有长篇小说《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有毒的婚姻》、《迷狂季节》、《妹妹梦去，姐姐梦来》、《幻影美人》，小说集《宛若独身》，散文集《花蕊里的子弹》等。作品神秘、繁复、奇异，独具魅力。

目 录

写在前面：关于纸嫣	1
引 子	2
第一章 浑沌婚姻	6
第二章 婚姻的裂纹	17
第三章 办公室男女	27
第四章 一只透明的苹果	33
第五章 母与女	47
第六章 寻找神秘人物欧阳桥	59
第七章 无底洞	73
第八章 青灰色背影的离去	87
第九章 婚姻是一盘梨做的沙拉	100
第十章 万圣节与黑色骷髅装	114
第十一章 侧影	128
第十二章 老麦说，我爱纸嫣	139
第十三章 女人忽然有了自由身	151
第十四章 一条冻僵的鱼	164
第十五章 爱情被白被单覆盖	178
第十六章 有水仙花的玻璃房间	192
第十七章 梧桐	206
第十八章 情人	217
后记：我虚构了纸嫣，带鱼虚构了我	235

写在前面：关于纸嫣

十二楼的那套公寓一直空着，传说房子的女主人在新年前坐飞机到海边去游泳，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一天，那套房子的男主人带鱼，将那套房子的钥匙交给一个写小说的女人，那个女小说家拿到那片银亮的钥匙的时候，手指扑簌簌地抖着，不知为了什么。

新年就要来了，原本应该是另一个女人坐在这里，坐在这个有爱情的房间里，等待一个新千年的来临。

世纪前夜，我开始写作这部小说，当我写下小说题目的时候，隐隐的敲门声不期而至。我当时紧张得头皮发麻，我感到很害怕，我怕小说的女主人公从夜的深处走出来，果然，在这天夜里，我在门厅的狭窄处，与另一个女人侧身相遇。

我打电话给带鱼，我说我在这套房子里遇到了你的女人，他迟疑了一下，说：“这不可能，一年前，她死在海里。”

引 子

1

海正在退潮,发出寂寥的哗哗的响声。纸嫣到达海边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凭直觉,她找到了她和情人曾经住过的那家海边旅馆,可是她没有要到当初他们住过的那个房间。那个房间现在有人,里面住着一对情侣——就像数月前的她和带鱼。

那个外号叫带鱼的男人就是纸嫣的情人,因为他长得瘦,脸比较长,带鱼这个名字就归他了。带鱼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电脑商,有家,有一个四岁多的可爱儿子。当然,这些并不妨碍带鱼喜欢别的女人,比如说,像纸嫣这样的女人。

纸嫣的母亲把一切婚姻之外的情人都称为“香衣人”,她说婚姻内部的女人,每天洗衣煮饭,衣服上都沾有一股难以洗去的油味儿。只有情人才是真正的香衣美人,不沾人间烟火

似的。纸嫣的母亲差不多做了一辈子“香衣人”。纸嫣没想到自己也会重复母亲的人生,做了有家男子的情人。

纸嫣这次到海边来,并没有告诉她的情人,事实上她没有通知任何人,她只想一个人静静地离开。

起风了,纸嫣一个人面向大海,这时候,二楼阳台上的那对情侣,正远远地注视着她。他们看到一个身披黑纱的女郎正幽灵似的在海边游荡。

男的说:“那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

女的说:“可能是遇到什么事了吧?要不咱们过去问问?”

男的说:“你真天真,一个真正想死的人是拦不住的。”

于是,那对情侣回到房间里做起爱来。他们很仔细地拉上窗帘,把海水反射的光线阻隔在窗外。男人的手像海浪那样细细地向前,女人躺在海浪底下,感觉到海水的波浪温柔地抚摸着她。乳房被轻轻地揉捏着,海水细细的颗粒如细沙般地分布在乳房表面,均匀而又柔滑。

2

二楼的那个男人和女人,开始了一年一次的约会。为了这次约会,他们一年都在准备,他们有各自的家庭和孩子,所以每一次见面都要等上一年的时间。

抚摸重叠着抚摸,亲吻重叠着亲吻。男人每次见到他的女人,都要捧住她的脸,将她玫瑰般的嘴唇亲出血来。

3

纸嫣在天边太阳快要消失的地方看见了血。

4

那对情侣在海边房间里做爱，女人快乐地呻吟着。与此同时，纸嫣已经准备好了，她要在黑夜来临之前消失。

在此之前，她在自己的房间里非常仔细地给自己洗了一个澡。在洗澡的过程中，她不断听到隔壁那对情侣快乐的鸣叫。那种鸣叫穿行在水雾之中，附着在纸嫣的皮肤上，令她感到绝望。乳房在丰盈泡沫中变得鼓涨且闪亮，乳头像花蕾那样突起，上面附着一颗颗晶体样的水珠。

她想，她就要走了，床上那件黑纱衣催促着她上路。她就要走了。怕海水太冷，临走前她喝了一杯热可可奶。那杯热可可是纸嫣打电话让旅馆侍应生送来的。这幢空荡荡的冬天的海边旅馆几乎无人居住，一个眼神犹疑的小个子的侍应生在楼道里悄然无声地走，他手里那只扁圆形的杯子往外呼呼冒着热气。托盘与杯子碰撞着，发出格格的响声，小个子侍应生不知道，楼道尽头住着的那个女人，在喝下这杯滚热的可可奶之后，就要投下冰冷的海水，从此不再回来。

现在，她就要出发了。

穿黑纱的女郎沿着银白色的海滩很从容地往前走，那段

路并不算太长，而她却走了很长时间。纸嫣站在海边，有那么几秒钟，她回忆起那些男人，她将带着他们一起消失，一想到这儿，她嘴角浮起一丝令人不易察觉的笑。然后，她就径直往海的深处走，海水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凉，浸没过膝盖的时候，甚至还有一点反常的暖意，然而这点暖意并没有拉回去意已定的纸嫣，她继续往大海深处走，在海水没过头顶那一刻，天地在瞬间变得全红，然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5

那对情侣做完爱出来，站在阳台上向海滩上眺望，发现那个穿黑纱的女郎已经不见了。

银白色的海滩上留下一件衣服和一只呼机，情侣到那儿的时候，看到海滩上的衣服是用一块石头压住的，那只呼机滴滴地还在响。后来人们知道，最后一次呼纸嫣的男人不是她的情人带鱼，而是她的前夫涌晨。

第一章 浑沌婚姻

1

纸嫣的丈夫涌晨是个才华横溢的怪人。

纸嫣是经人介绍与医学博士涌晨相识的。见面的时候纸嫣二十四岁，而涌晨正好大她四岁，刚过了二十八岁生日。两人无论从年龄、相貌、学历还有家庭背景上都很般配，在此之前纸嫣几乎没什么朋友，是个洁身自好的女孩。在她读大学的那四年时间里，也不是没有男生对她产生好感，她长着一张细腻清爽的瓜子脸，肤色很白，在女生里应该算得上好看那类，但就个性而言她显得稍稍闷了点儿，性格温顺，不太爱多说话。

她跟男生在一起的时候，也说也笑，但那笑容好像不是发自内心的，像是浮在她面孔表层的一种敷衍。她还有笑时用手掩嘴的习惯，像是要把什么冒出来的东西捂回去，这动作总

是伴随着她的笑容而来，一闪即逝。

涌晨在学历方面要高出纸嫣两个级别。纸嫣的考大学分数不够进重点院校，只好拣了个分数偏低的分校来读。好在纸嫣的母亲在这方面并不难为女儿，她自己身体很差，经常需要女儿陪着上医院，学习上对女儿的要求自然也就马虎点了，但她希望将来女儿找的丈夫应该比她强，学历至少应在研究生以上。涌晨的博士头衔让纸嫣和她母亲都很振奋，临见面前的头一天晚上，母女俩讨论着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裤子，袜子的颜色以及皮鞋的式样等等问题。

“……就是不知道他戴不戴眼镜……”母亲听到纸嫣站在镜子前面独自嘀咕了这样一句，母亲觉得纸嫣是个特别听话的孩子。

见面的结果是双方都很满意。涌晨以前是和女人有过接触的，并不像纸嫣那样只是一张白纸。

涌晨从前的女孩都很艳，涌晨从医学和美学的角度看是喜欢那种热辣辣的丰满而又欲望强烈的女人的。在他读博士那两年，他有幸得到一个很小的单间，他常带女人到他的单间里来玩。因为屋子太小，所以一进门就只好到床上来招待她们了。他不想像别的博士生那样一边读书还要一边和老婆吵架，他宁可晚点结婚，先自在几年再说。像纸嫣这么文静的女孩他以前倒是很少接触，所以一见面就有几分无法亲近的新鲜感。

她端坐在沙发的另一端，目光向下垂着。头发整整齐齐地扎在脑后，把小而薄的耳廓露出来。她的耳垂上有孔，却并未戴耳环，那孔便自动闭合成一个虚设的样子。涌晨当时就

打定主意,要送这女孩一对耳环。不管事情成不成,他都想送纸嫣一对耳环。他想,这么漂亮的耳朵让它闲着实在是太可惜了。

纸嫣看上去低垂着眼皮,实际上样样也都看在眼里了。

她觉得这个年轻的博士样样都好,就是戴黑色大方框眼镜这一点不好。她无法想象他摘掉眼镜时的样子,她想他摘掉眼镜的样子一定很难看。但总体上来讲他是她暗地里曾经希冀过的那类男人。

2

涌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还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考虑把这段时间留给谁。纸嫣是他确定了的一定要娶的女人,他就把她像银行存款一样暂且封存起来不动,而把时间消磨在别的女人身上。在他的女友里有一个名叫阿瑟的他最喜欢。阿瑟的老公一年倒有半年泡在外地,是一个闹不清做什么生意的生意人,并且很有钱。涌晨第一次见到阿瑟是在医院里,那会儿他在实习,而阿瑟却把他当成真正的大夫了。她向他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让他解答,涌晨很快察觉出她其实什么病也没有,她是一个人在家闲得闲出病来了。阿瑟不相信自己没病,她一会头痛,一会胃痛,缠着涌晨给她开药,涌晨说我是实习医生没有处方权的,阿瑟便很不高兴地走掉了。下次再来,她好像得了健忘症似的把上回的不快一笔勾销了,像往常一样继续唠唠叨叨。涌晨这才明白她要见的不是一个医生,而是一个朋友。

阿瑟最后一次到门诊来找他是在一个夏天的上午。涌晨清楚地记得那天窗外蝉叫的声音好像比平时放大了好几倍。涌晨那天情绪不佳，脸色很难看。阿瑟穿着一条像蝉翼一样薄的超短裙出现在他面前，他感到自己的眼睛像一台X光机一样具有穿透力。她向他投来一束含意不明的目光，然后一句话不说坐在边上等他下班。

涌晨心神不定地坐了一小会儿，想象着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心中有些激动。但他克制住了这种情绪，使他看上去像一个若无其事行为洒脱的男人。她进入角色进入得很快。他们没在一起吃饭，没在一起喝酒。几乎等不及那一大套俗人必须相互熟悉的程序，他便把她带到他的小屋里来了。

屋子太小了，实在是很热。他站在那里不动声色，等她自动把裙子脱了。

可她并没有那样做，而是坐在床沿上用水汪汪的眼睛直视着他，把他看得有些发毛，他甚至为自己刚才的下流念头而惭愧不已。

她站起来在小屋里转了一圈。

这下轮到他坐床沿上了，小屋里一共就这么点大，阿瑟的超短裙就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她不安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用一块色彩鲜艳的小手绢不住地扇着自己的脸。在她走到背冲着自己的时候，涌晨一个冷不防便把她抱过来放到了自己腿上。由于没有心理准备，阿瑟显得有些踉跄，就势挣扎了几下，脸涨得红红的样子显得很可爱。

涌晨是喜欢给女人以突然袭击的男人。那种突然行为使他觉得充满刺激。阿瑟被他这一抱一时间没了主意。她扭动不定的身体越发刺激了涌晨的情欲，他这才发现她那条薄如

蝉翼的超短裙等于没穿一样，她的臀部实际是直接坐在他膝盖上的。这一惊人发现把他吓了一跳。

他从侧面吻她的脸颊以分散她的注意力，不一会儿她整个人就自动转过来了。她腰肢很软，身体发烫，在他的抚摸下渐渐地融化开来，成为柔软的、热气腾腾的一团。

阿瑟的超短裙在涌晨心目中生下了根，有时走在街上，看到别的穿短裙的女孩，他心里也会变得别别扭扭的。他会莫名其妙地情绪不稳定，然后下次见到阿瑟的时候，他就特别使劲地弄她。

3

在和纸嫣见过一面之后，涌晨并没有停止和其他女孩的来往。他只和纸嫣保持每周一次的约会，其他时间还是像从前一样过单身汉自由自在的日子。除去和女孩亲热的时间，涌晨的大部分时间是泡实验室。他喜欢他的工作。

涌晨把每星期六晚定为和纸嫣约会的日子。他从没见过像纸嫣这么害羞的女孩。和她在一起时，看电影就是看电影，吃饭就是纯吃饭，喝茶就是纯喝茶，一点花头都没有，使得涌晨不敢越雷池一步。有时涌晨想想反正早晚都是自己老婆，这就使得他反而没了进攻的兴趣和耐心。和她约会会有点像例行公事，两人是礼貌而又客气的，客气得都有些不正常了，好像商店里的售货员和顾客那样，动不动就使用文明用语，“你好”、“谢谢”之类的词都是常常挂在嘴边上的，这使涌晨很不自在，仿佛和这个女人之间隔了一层什么似的，隔了什么呢，

他细想想她又没有什么错。有时他坐在实验室的电脑屏幕前发愣,大脑里面一片空白,直到有人来叫他到楼道里去听电话,他以为会是纸嫣,听筒里却传来阿瑟那热烈而嘈杂的声音。

在和阿瑟分手的问题上涌晨没有遇到一点麻烦。她依旧穿短裙子,诱人的大腿让涌晨感到心烦意乱。但他心里明白阿瑟是那种娶不得的女人。怀里抱着阿瑟的时候他对她有种刻骨铭心的恨,恨不得把她揉到自己骨头里去。他不知道结婚还能否唤起他这种激情。

结婚的日子一天天近了,他必须把真相告诉阿瑟。结婚前他像清理债务一样把手里那几个女人统统处理掉了。

4

刚结婚那阵子日子过得真是非常圆满。纸嫣是个勤快顾家的好女人,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什么业余爱好。除了上班,她全部时间都呆在家里,想一心经营好这个家。涌晨的单位里给他分了一套房子,房子按照涌晨的主意布置得舒适而又体面。四面的窗子全都打掉了重新安上茶褐的玻璃,因为涌晨说他搞研究的时候需要安静,纸嫣就很赞同他的主意。

纸嫣对丈夫的爱是真心的,崇拜也是真心的。他坐在书桌前摆弄一些小玩艺或者读书的时候,纸嫣从来不敢打扰他,而是独自呆在另一间屋子里,一呆就是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涌晨从来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除了桌子上

的饭菜是一团实实在在的物体外，涌晨觉得他新娶的这个妻子简直就像一团随时可以消失的气体一般，连走路都不会发出一点声响来。

纸嫣的身体让涌晨感到不可思议，她偏瘦，皮肤很白，温度却总是冷的。一想到从前的女友的那具热气腾腾的肉体，他忽然感觉到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巨大不同。他很卖力地企图激起她的情欲，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比登天还难，她对这事好像还不如对做饭有兴趣。涌晨就想着反正以后日子长着呢，慢慢地她就会喜欢的。

他俩做了一段时间普通人眼里的美满夫妻。一个博学多才，一个美丽贤惠。因为结婚他们没在外面请同事吃饭，就商量好了要在家里补请一回。纸嫣说两个单位的人应该分开来请比较好，而涌晨却说还是合在一起请的好，人多一点更热闹。请客的时间说好了是在“十一”国庆节，两边的好友都通知到了，涌晨却忽然怀疑起纸嫣的能力来。

“你自己一个人要弄那么多的菜，你行不行啊？”

纸嫣说：“你太不了解我了，做菜又不是考研究生，有什么行不行的？”

纸嫣变得积极而且活跃起来，国庆节这顿饭激发了她的创造力，她变得兴致勃勃起来，人也变漂亮了许多。头发偏在一侧编成一根独辫，很委婉地从她那单薄清瘦的肩膀上垂下来，辫穗留得长长的，用宽带的毛巾辫绳绑着，有一种少女之美。纸嫣忙前忙后的时候额前总有一络弯弯曲曲的额发从头上落下来斜贴在脸上，使她那张薄薄的瓜子脸看上去更像一张用毛笔描出来的国画里单线条的人脸。